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中庸章句上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惟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撥照應）其見（形甸反）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

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

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

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

淺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

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

難見耳

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

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離去聲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

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斯指精一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然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

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

此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峯

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葢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性

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

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

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傳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来别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絶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緒即斯道之統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眞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即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

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

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文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透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

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

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胷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

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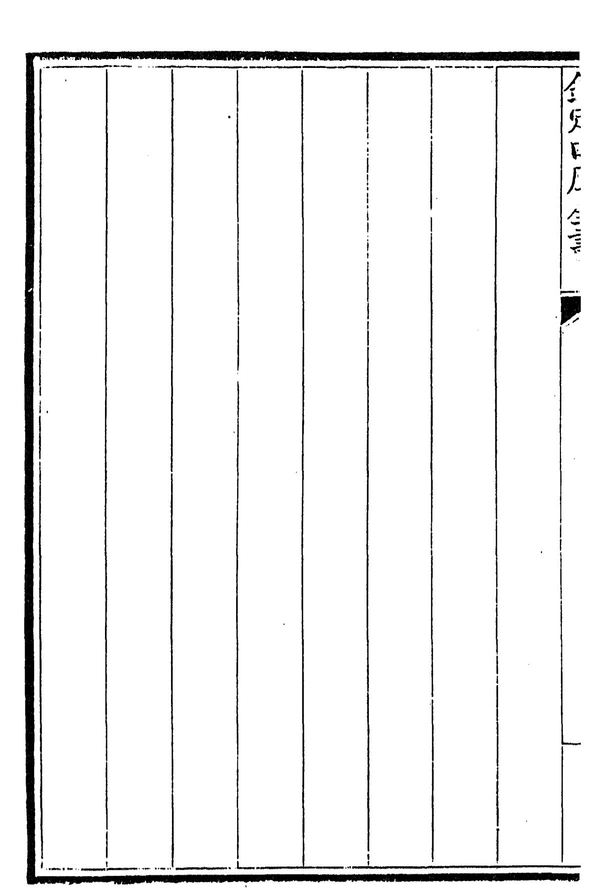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

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

不易窮究



中庸章句大全上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

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〇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〇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此篇乃孔門傳

授心法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汚賤高不溺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

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性即理也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衮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

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窻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過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佛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峯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

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榖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為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率循也北溪陳氏曰循猶隨也**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本此以釋道

字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為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

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裹分別箇條貫脉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脉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鷄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

噬馬牛之踶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於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脩品節之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爲

而貫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修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於人較多於物較少○黄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着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移上一級說已性原於天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移上一級說道由於已之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移歸一步

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栽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為證○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峯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

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
節之即時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
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
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
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
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
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
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
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
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
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
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
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
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
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踈密淺深大有間矣然無

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别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求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

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道之用下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言道之久直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

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
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
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
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
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
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
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
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
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
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
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
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
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
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
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
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

須臾兩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朱子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

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一節

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一節

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絶之

而不使其潜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潜暗二字

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

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覩不聞之際○蛟峯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撿防人欲○雙峯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

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峯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為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

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

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

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凖的尺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

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擴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擴致如一箇物打迸了四圍隱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

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

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灾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埴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

至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峯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

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静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為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

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戒懼慎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

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楊氏時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

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賛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峯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

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

箇道理所以不拆開說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掇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為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任之意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倡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

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為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

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它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

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
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
正辭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
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
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
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
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
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
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
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
事則此為中於彼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
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
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
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
聖賢之
時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將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

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〇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

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

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

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

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

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絶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溥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

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無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由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

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峯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

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

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

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葢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葢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

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興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

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峯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格菴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荅反一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

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峯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程子曰人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顔子也夫顔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

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峯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黄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峯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陳氏曰可

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説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禀明敏者能均之爵禄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禀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禀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禀勉强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惟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禄可辭也如名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頼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

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平聲與

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樂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擇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

汝之强謂學者之强也下文四强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寛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强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寛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寛柔何强之云葢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强也○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三山陳氏曰卧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峯胡氏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

忍勝人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矯舉小反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倚

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

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 山客反 蓋字之誤也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 古委切 異之行 去聲 也 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

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

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峯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盖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峯胡氏曰第四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

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形甸反）第

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峯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隱體之

微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内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内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蓋

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

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

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為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峯饒氏曰此章

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峯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

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說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麽物事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

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温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日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内○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峯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于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

峯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説來費用之廣也是説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説天命之性纔説費隱即在其中纔説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

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

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峯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峯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

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

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克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逺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隠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内之功由動而静由静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逺若小若大不可毫髪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隠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子曰道不逺人人之為道而逺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脉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峯

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别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

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_{去聲}從是也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已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

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雲峯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遠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自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兵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瑶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説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而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

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

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峯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黄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忍也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脉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

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庵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峯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雲峯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

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已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倣同此　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

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與○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

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已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盖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胷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胷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峯饒氏

曰正乃是鴡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比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孥通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

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右第十五章

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

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

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䰟䰟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

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

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為物之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

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見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

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為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齊同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明潔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

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

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
○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
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
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
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

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
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
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
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
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

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

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貫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者中

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人之齋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

不可遺之驗也葢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贖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云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則顯晢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

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

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為之體該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祭天地大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

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産之言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欲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

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去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

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

者戒矣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盖其所作亦積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

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畧反戎衣以伐紂也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

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先公組音紺古暗反紺祖以上至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

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

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
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
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
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
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
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
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殷未有武王晚而受
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
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
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
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
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
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
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
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
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畧若夫

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制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

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西山

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禮記王制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其祖廟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

膏臊行猶用也腒音渠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犬膏治腒鱐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音迷鹿子腥雞膏鱻音鮮魚也羽鴈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庵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教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飲器也於其長上聲下同而衆相

酬州祭將畢時行衆相酬之禮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卻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反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

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逮尊
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
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
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
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
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
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
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
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本走執事
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
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
事不及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
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
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退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
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
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尤

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

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行○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上也今不然乃省文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也嘗秋祭也四

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

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大甞不通上下之情亦未甞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甞之義胡為先禘而後甞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甞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百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禴同

右第十九章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為第三大節

中庸章句大全上